

影星血泪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is crouching in the foreground. S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ossibly wet, sleeveless top.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cityscape at night, with various lights and buildings visible. A large, diagonal red banner with white text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美】维多利亚·费奥多罗娃 哈斯克尔·弗兰克尔 著
泰 歌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影 星 血 泪

〔美〕 维多利亚·费奥多罗娃 著
哈斯克尔·弗兰克尔

泰 歌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八月

责任编辑：何锡彬

封面设计：万 夏

书名：影星血泪

作者：〔美〕维多利亚·费奥多罗娃
哈斯克尔·弗兰克尔

译者：泰 歌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峨眉电影制片厂印刷厂印刷

1988年8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375

印数 1—50000册 字数 246千

书号：ISBN7—5411—0337—3/I.317

定价： 3.10

序 曲

维多利亚

即使现在，当我从睡梦中刚刚醒来的时候，仍然有时会发现自己被窗外的情景弄得迷惑不解。生活把我带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我需得稍加思索，才能想起自己此刻是在什么地方。

随后我便记起，这里是康涅狄格。我已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中，我应当为此而欢笑。可是“家”和“安全”这些字眼，对我来说又是如此奇怪。我的家只是“暂时的家”。我不懂这个词的深层含义。一想到过去的生活，我便总担心好的东西不会长久，而坏的东西还会再来。

我说的“安全”就是这个意思。我童年受的苦太深，至今记忆犹新；见过的可怕的人物太多，他们的面孔仍然历历在目。这些都使我觉得不安全。

可是，我现在的确是平安地回到家中了，人们不断地对我这样说，我也就同意了这种说法。然而我却没有真正感觉

到这一点，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如此奇怪的时刻。我置身美国，却不是美国人；我离开了苏联，但仍是一个苏联人。就像一个人坐在火车里，看着世界在你的车窗面前闪过一样，你坐着不动，而世界在动。

我常常想，如果别人看到我一个人在屋里的情景，一定会以为我发疯了。有时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停下来；有时事情本身并没有可笑的地方，我却大笑不止。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在餐室里，我蓦然停下脚步。我从一盘水果面前走过，却没有感到它们的存在。对于桔子、苹果这类东西我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可是当我想到过去，一个桔子曾经使我梦寐以求，曾经引起我那么多神奇的幻想的时候，眼前的情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站在一架开着的电冰箱面前放声大笑。我决定自己亲手做一次夹心肉饼，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是用火腿还是用红肠。可以想见，对我这样一个在八岁以前从未吃过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当我想到所有那些在我之前离开了人世而连想都没有想过火腿和红肠的人们时，我哭了。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女人，别人也常对我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这样，但也仅仅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而已。上帝赋予了许多珍贵的礼物，但它们却是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来到我的身边。

现在我仍然可以听得见“狗崽子”、“私生子”和“野孩子”这一类字眼，并因而感到非常痛苦。尽管生活本身已

经证明这些称呼是不对的，我听起来仍觉得十分刺耳、扎人心痛。我有自己的双亲，但是在心灵深处却没有。九岁我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快到三十岁时才看到父亲。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在同一间屋子里，我同时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一天，这，仍然是一个梦想，一个永远难以实现的梦想。

当然，那么多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现在都变成了现实，我又怎能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遗憾而悲伤不已呢。我可以回忆自己的生活并从中发现奇迹，这也就足够了。如果说我在童年看到的都是仇恨、鄙视和诅咒的面孔，我同样也可以回想起那许多向我投来微笑的面容和向我伸出的援助之手。我忘不了人们从世界各地写给我的那么多的信，他们为我祝福，为我祈祷，但我和他们却素不相识。

我还记得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在一家百货商店门前，一位妇女走到我身边，她说认识我，并送我一面美国小旗子，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件如此微小的礼物，但它却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表示啊！无论我到什么地方，都随身带着这面小旗子，它是一个梦想实现了的证明。

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伊丽娜·基尔克。为了找到我的父亲，她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因为各种原因，不少人卷入了我的生活。我曾是具有宣传作用的报头新闻人物，但我觉得只有伊丽娜在关心着我。为了寻找我的父亲，她独自一个人进行着工作。现在，每当那些充满凶恶的面孔的痛苦的回亿引我烦恼的时候，我便想到伊丽娜。我知道，世界上并非都是坏人，也有好人，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好人，我今天才来到了这里。

如果上面的叙述使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的；但也仅仅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而已。虽然我今天生活很幸福，但我不能完全从自己的昨天中解脱出来。昨天已经深入我的骨髓，根深蒂固，而且常常隐隐作痛，告诉我它的存在，永远也无法从我的生活中分离出来。

使我感到最吃惊的是人们说我有一个独特的生活。尽管事实如此，但我每次总要停下来思考片刻才能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自己的生活，我可以看到这种独特性。但过去的生活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也曾有过一些独特的生活，而且还有了进展，哪怕这些生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出现的，那也是有意义的。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会引导出第二天的事情。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也许苏联人比其他人更懂得这种生活。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恰如一个拼画玩具，自己一直在不停地拼凑着。别人似乎是在一个完整的画面里过着完整的生活，尽管这个画面可能变化或逐步扩大，但始终是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我的生活却是很多零星的好画片，我一直一张一张地寻找着，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以便看到自己完整的形象。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拼画的工作。现在，我终于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有了一张自己的完整的画面，而且我终于能够回顾自己的全部生活，看到它的全景，并从中理解到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身上和我父亲身上的这一切的原因所在。

第一卷

杰克逊·罗杰斯·塔特

塔特家族中流传说，就在厄纳斯特·卡恩斯·塔特同罗斯福及其铁骑兵一起向古巴进军的时候，莉奥拉·塔特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但事实上，孩子出生的日子是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五日，而西班牙同美国之间的战争在那年的七月份就结束了。

厄纳斯特·卡恩斯·塔特当时究竟在什么地方，这并不关紧要；但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确实没有同自己的妻子一起住在塔茨岛上。而且结婚以后也很少同她住在一起。也许厄纳斯特压根儿就不谈结婚。对于他这样一个渴望周游世界的旅行迷来说，结婚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限制。厄纳斯特正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冒险家”。也许，当他和莉奥拉在佛罗里达州的克利尔沃特相遇时，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她。

莉奥拉开头就说过，他有一股鲁莽劲。她对自己的女友说，她的父母有些担心。但同时，他们很高兴地了解到，厄纳斯特出身于一个良好的美国家庭，塔特家族中曾经有人当

过田纳西州的州长，厄纳斯特的父亲在内战时期曾当过上校。从孟菲斯往西走，会看到三个毗连的农场，它们的名字是杰克逊博罗、罗杰斯维尔和塔特斯普林斯。这三个地方都是塔特家族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莉奥拉把自己的儿子的教名按照这些农场的名字取为杰克逊·罗杰斯·塔特，似乎是很合理的。

婚后，厄纳斯特常去中美和南美，莉奥拉就住在塔茨岛上等他回来。后来他在外面的时间长了，她开始产生了埋怨之情，而且这种感情日益加深。但是，当他每次回来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马上又消融在相见的兴奋和欢乐之中了。他们交谈到深夜，他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事情是那么多，渐渐地，他的故事在她的脑海中变得模糊了，他所描绘的图画变得朦胧起来。他曾被任命为尼加拉瓜军队的将军，他还在另一个国家当过海军上将。她对她说，中美洲将来毫无疑问地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将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不久，他又离开了家。“我该怎么办？”莉奥拉不禁问自己。夜里，她倾听着海水不停地拍打海岸的声音，暗自啜泣，直到睡着为止。她的痛苦日笃。订婚的时候，他们曾说过要在一个热带小岛上共同生活。厄纳斯特的母亲南恩——她喜欢别人叫她莉齐·卡恩斯·塔特太太——买下了这个塔茨岛，作为结婚的礼物送给了他们。但是对一个孤零零的女人来说，一个小岛并不是一个热带乐园。在莉奥拉看来，这个小岛简直变成了一个热带监狱。

莉奥拉当了母亲，但这似乎也没有使厄纳斯特变成父亲。他在家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和欣慰，他常

常把儿子抱在膝头嬉戏玩耍，举上举下；有时他晚上也会悄悄溜到孩子的小床旁边呆上个把小时。这时，莉奥拉轻轻走到楼上，从门口望着自己的丈夫，他脸上的温柔和抚爱的表情甚至又给她的婚姻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她知道，现实却并非如此。

热带小岛的幻梦终于在一场大风暴中破灭了。风暴猛烈地席卷了整个小岛。莉奥拉担心房子会被风吹倒，她把孩子抱到外面，用绳子把他捆在一棵树干上，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孩子，以免被风吹着。当时，厄纳斯特虽然没有离家远游，但当时被阻隔在大陆上。风暴平息之前，他不可能乘坐那支单缸游艇回到岛上。

他后来见到狼狈不堪的莉奥拉时，她毫无表情地对他说，她再也不愿住在岛上了。他们搬到了坦帕莉西的家中暂住，并以七千四百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塔茨岛。这个价格在当时看来是不错的，因为南恩从联邦政府手中买下这个岛时只花了一千五百美元。塔茨岛在今天的克利尔沃特海湾。

在坦帕，塔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他把妻子和孩子安顿好之后，又离开了家。

杰克三岁时，莉奥拉作为一个结了婚但只有一个临时丈夫的女人，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在一九〇一年那个时候，离婚还被看成是不太正当的事情，但莉奥拉觉得别无他法，她宁愿作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也不愿意在坦帕的烈日下一个人被晒焦而无动于衷。

南恩同意了他们的离婚。虽然厄纳斯特是她的亲生儿子，但她不喜欢他，更不喜欢他的行为。说实在的，他失去莉奥拉这样一个好妻子是自作自受。但南恩——她后来活到一百零三岁——并不想失去自己的孙子。

她让厄纳斯特和莉奥拉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谁也不能娶小杰克逊·罗杰斯·塔特。后来，她把他收为自己的养子。

厄纳斯特后来当了水手，还曾在一条渔船上当过船长，活动在尤卡坦附近沿海；其后，他又在一条行驶在南海一带的轮船上当了大副。有五年的时间他是海地王子号轮船的船长，往返于纽约和新加坡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鱼雷艇的艇长，后来又退休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拉古纳海湾，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继子住在一起。

莉奥拉·罗杰斯·塔特最初到了南卡洛林纳州的索尔兹伯里，从那里又到了费城，遇见了约翰·霍德华·海恩尼斯并和他结了婚，他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直到去世。

杰克·塔特在一种混乱的地位中长大；他是自己父亲的兄弟，自己母亲的小叔，自己祖母的儿子；从法律上讲，他还是自己的叔父，南恩把自己的最大的心血花在自己的养子身上，她永远不能原谅厄纳斯特的两条野腿。她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了“我的两个儿子：杰克逊和厄纳斯特”，她把杰克的名字放在自己亲生儿子的前面。可是她存款的银行在大萧条的初期倒闭了，两个儿子均一无所获。

杰克的启蒙学校是玛利兰州巴尔的摩城外的华盛顿山神学院，那是一所由修女们办的天主教会学校。显然，南恩选择这所学校并不是因为它是天主教会学校，而是因为学校本身办得好的缘故。杰克逊·罗杰斯·塔特出生时是按照美国天主教的仪式洗礼的。在华盛顿山神学院的两三年中，他又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两次洗礼对他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对人说：“我从来就不大信教，尽管我对上帝十

分虔诚，但我不相信任何宗教会有自己什么特殊的奥妙。”

杰克进的第二所学校是弗吉尼亚州坎贝尔市的一所货币学校，他在那儿呆到十二岁。后来南恩又把他送到法国滨海布洛涅的一家私立学校就读；十四岁时，他又回到费城进了菲利浦—布鲁克学院。在这段期间，他同自己的生母，当时的约翰·海恩尼斯太太住在一起。

杰克在法国学到了一些新鲜东西，这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看见人们坐在当时称为“会飞的机器”的那种奇怪的东西里面离开地面，他简直是着了迷；也许还有对塔茨岛海水的记忆，使杰克在十六岁时就下定决心要进入海军当一名飞行员。

在西费拉德尔菲亚高级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杰克的这种决心也随之增强起来。该学校是他上过的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现在回想起来，他转到公立学校似乎是莉奥拉的决定。但在后来，南恩又送他进了华盛顿市的哥伦比亚预备学校，该校以向安纳波利斯和西点军校输送毕业生而闻名。

杰克十九岁时，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往安纳波利斯去任职。年轻、好动而性情急躁的杰克当时给这一职务的候补人选吉姆·诺兰留了一张条子，写道：你去安纳波利斯吧，我把这个重要的任命让给你。我要去法国打赢这场战争。”吉姆后来曾在杰克手下担任军官。

南恩当时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杰克进了海军，当了一名二等水手，从此就开始了 he 一步步晋升的戎马生涯。尽管他多次申请参加飞行训练，但整个战争期间都未能如愿。在向法国开拔的时候，他当上了海军少尉。战争结束后，他又成了和平代表团的法语翻译。

当多数年轻的美国人都急于回国的時候，杰克对自己的

上司说：“我很愿意留在欧洲，我在这儿很愉快。”

不知道当时杰克逊是否意识到，这一决定在他一生中作出的决定中是极有代表性的一次：果断、乾脆、毫不感情用事。也许是童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使他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从不关心别人是否会挂念他。他并不自私，而只是根据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来作出决定的。南恩是一个老太婆，他自己的母亲早已成了海恩尼斯太太。那种自由自在的到处飘泊的海军生活正合他的口味，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南恩对自己的养子曾有过什么伟大的计划的话，杰克本人是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也逢碰巧，南恩曾梦想杰克能在坦帕铁器公司服务并最终成为它的继承人。她在该公司有大量投资，但该公司在一九二九年大萧条中倒闭了。

一九一九年，这位年轻的海军少尉奉命调往波利亚号驱逐舰上工作，该舰当时正在费拉德尔菲亚的科拉姆普港待命首次开赴苏联。杰克在海上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一九二一年回国后，他又被调到兰利号，该舰即原来的运煤船裘彼得号，当时正被改装为美国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在彭萨科拉，他离开了兰利号去进行飞行训练，然后又回到该舰并同它一起到了巴拿马。

在巴拿马海军航空站，他升任第三鱼雷式飞机中队队长，后来又调到莎拉塔加号的第一战斗机中队，然后又回到彭萨科拉担任高级训练中队队长。

在这样四处流动的几年中，杰克有过一个妻子希尔达·艾弗里，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杰奎琳。无论杰克到哪里。希尔达总是尽可能地同他在一起。他出海时，她就和孩子在一起。他们结婚大约五年以后，她就死于高血压了。杰克当时

不在家，杰奎琳由外祖母收养，从此离开了杰克，就像杰克本人童年时一样。

杰克当上了试飞驾驶员。作为一个能够并愿意作任何飞行的人，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他试飞过罗伊·克鲁曼公司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他是一九二九年克利夫兰飞行比赛中有名的神威队的队员，他们九架单座双翼波音飞机集体表演了各种特技和队形飞行。在巴拿马，杰克一个人作过大西洋至太平洋的俯飞表演，头朝下十二分钟飞完了四十六英里的距离。

三十年代初期，他曾受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聘请，为电影《俯冲轰炸》作特技飞行，因而使克拉克·嘉宝一举成为当时的名星，两人因此结下了友谊。有一些时间，他还驾机为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游艇运送星期日的报纸。

三十年代，他再次结婚。妻子海伦·哈利斯·斯潘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寡妇。这次结婚同他第一次结婚一样，感情的纽带并没有能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少影响。他在约克城号军舰上当了两年飞行队长，然后又到了阿拉斯加，把锡卡特航空站重新建立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杰克跟随阿尔塔马哈航空母舰到了南太平洋。阿尔塔马哈是一个印第安名字，意思是“漏水的独木舟”。一年之后，他又回到美国。后来又随一艘满载P-51型战斗机的母舰从圣达戈开赴印度的卡拉奇。当时他是海军少校。他参加过瓜达卡纳尔岛和塔拉瓦的战役。就在这期间，他同海伦的婚姻出现了裂痕，他们分居了。离开塔拉瓦之后，杰克被调回国担任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航空训练站副站长。他不喜欢这个工作。远离一场全球性的大战而安坐在得克萨斯，这几乎是一种欺骗行为，他渴望重返前线。

从海军情报中，杰克得知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德黑兰达成一项协议：苏联将在欧洲停战后九十天内对日宣战。从欧洲大陆的情况来看，杰克觉得他设法调往欧洲的时候，那里的战争大概也要结束了，但对日作战却不会结束。

杰克飞回华盛顿去看望老朋友保罗·福斯特。此人同罗斯福关系密切。罗斯福亲自起用了他。保罗·福斯特为杰克弄到了一张去莫斯科的任命。

杰克被任命为约翰·迪安上将领导下的一个称为麦尔行动办事处的驻莫斯科特别军事代表团的海军代表。他们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修建一个美军飞机场，美国空军将从那儿直接起飞对日本人进行轰炸。

四十六岁的杰克逊·罗杰斯告别了妻子，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来到了莫斯科。

佐娅·费奥多罗娃

一九一一年，阿列克赛·费奥多罗夫是一个诸事如意、生活愉快的人。他在圣彼得堡一家工厂当铁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不错的住房，有四间屋。有了这些，一个人还需要什么呢？当然，那时还有沙皇，不过他的日子也没几天了，革命马上就要来临，在阿列克赛参加的每一个集会上，人们都在这样谈论着。

最使阿克赛感到得意的，是他有一个贤惠而且能生孩子的妻子叶卡捷丽娜。他很爱自己的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和玛丽亚。这次叶卡捷丽娜应当给他生个儿子了，当然应该这样。

从各方面来说，阿列克赛都是满意的。在家里充满了

天伦之乐；在工厂他受人尊敬。大家都知道阿列克赛是一个精明能干、忠实和心胸坦白的人，人们都愿意听他的劝告。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又是一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佐娅·阿列克赛耶夫娜。如果说孩子刚出生时还有些令人失望的话，这种心情很快就消失了。新生婴儿长得很漂亮，这使阿列克赛很高兴。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和叶卡捷丽娜都还年轻，将来还可以生孩子（后来，他们果然有了第四个孩子，是个儿子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

佐娅出生两年以后，圣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她出生后第五年，革命爆发了，她父亲参加了革命。可是佐娅什么也不记得。她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人来到他们的住地，帮他们把东西装上马车；还有她母亲含着眼泪和邻居亲吻告别。她记得马拉着车，父亲把她抱在膝上，使她可以看见车前面的马。邻居的一条狗，就是她经常喂它东西吃的那条狗，一直跟马车的后面走过了好几条街道。

阿列克赛很高兴他终于能用自己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双手来工作。阿列克赛是一个渴望读书并且自学成才的人。他读书这件事不知道受过亲人朋友的多少议论。一个工人读书有什么用？会把眼睛弄瞎的！简直是白费劲！

但是他并没有白费劲，当他和妻子及三个女儿走进分配给自己的那套有六个房间的莫斯科住宅时，他这样想着。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住房。在阳光下闪着油光的家具、镶着美丽镜框的精致的油画，就像奇迹一样。可是阿列克赛·费奥多罗夫不愿接受这些东西。他对叶卡捷丽娜说，后来又对负责人说：“我不能要这些家具和其他任何东

西，它们不应属于我，它们不是我挣来的。”

佐娅还记得这些东西被搬走时的情景。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家人便坐在地板上吃饭，饭菜就摆在报纸上。孩子们象吉卜赛人一样睡在地板上。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具，但比原来的差多了。两间屋子还租给了别人居住，因为阿列克赛认为不应该占有这么多房间，自己并不困难。他只是根据事情的是非这样做的。四间屋对一个五口之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

作为这样一个诚实的和有原则性的人的子女，也许是不容易的，但当时这却是一种光荣。即使作为一个孩子，佐娅也感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在斯大林时期，阿列克赛的诚实和坦率已不再是一种美德，反而给他带来了灾难和不幸。

早在读书的时候，佐娅就迷上了戏剧和“化装演出”一类的东西。在学校，她看过根据神话和民间传说改编上演的戏剧，这使她眼花缭乱，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她几乎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成了这个天地的一个成员。

佐娅对戏剧的迷恋随着她在学校的学习与日俱增。当她在学校第一次登台演出时，她的全身所感到的兴奋，简直到了无法比拟的程度，后来，她的这种兴趣扩大到了电影，电影对她的吸引力比戏剧更大。当一名电影演员，成了她最大的愿望。

可是她长得有那么漂亮吗？她自己不能肯定。她问自己的父母，母亲总是说：“我的女儿都漂亮。”而父亲只是笑着拍拍她的头。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她的问题。可是有时，她发现男孩子们在偷偷地看她，她觉得他们好像很喜欢看她。